

03.18

英烈赞

——衡水地区抗日斗争故事选



中共衡水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英 烈 赞

——衡水地区抗日斗争故事选

中共衡水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承前修後
德往來

平心志

一九八八

前事不忘

后事之师

齊東野語

元八七八十七

戰中啟事流芳
千古光榮傳統
教育后人

白玉琦
一九八三年

功垂千古

光照後人

張祜和

序

“七·七”事变战争爆发，八年抗战打败日寇，战争考验锻炼人民，人民赢得抗战胜利，中华民族一雪国耻，驱逐日寇建我中华，抗战英烈永垂史册，后人缅怀发扬光大。

今年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，是“七·七”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。为了纪念在八年抗日战争中，英勇杀敌，流血牺牲，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出贡献的英雄、模范们，为中华民族而献身的先烈们，中共衡水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（《英烈赞》——衡水地区抗日斗争故事选），用文学体裁记录了我区六十一个可歌可泣的抗日民族英雄故事。他们中有英勇杀敌，血洒疆场的战士，有面对酷刑，宁死不屈的英雄，有舍生忘死，虎穴锄奸的勇士，有机智勇敢，巧用神兵，以少胜多的将领，有军爱民，民拥军的模范，有智骗敌人，掩护我伤员的革命群众……这一个个，一組组抗日英雄群体，他们的事迹肝胆照人，他们的精神永存。读了这本册子，感人肺腑，启迪人心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，为驱逐日寇中国共产党、八路军所进行的顽强斗争，英烈们所做出的贡献。这是一本生动的爱国主义、革命英雄主义的好教材。从前人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，更加坚定了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深入进行改革，加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

主义的坚强信念，更加坚定了我们学英雄思想，走英雄道路，创英雄业绩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的决心。

張新發
二〇〇八年八月

目 录

四百斤文件巧送计·····	焦广文 (1)
瓜棚“待客”·····	李大振 (6)
英雄识诡计·····	师桂英 (11)
三入虎穴锄奸·····	左锦平 (16)
小英雄智取伪警察·····	江德波 (29)
冀中子弟兵的母亲·····	安平县党史办 (32)
大义灭亲·····	华 明 (41)
英魂·····	郭永功 (45)
夫英妻烈·····	王彦涛 (50)
永垂不朽的人·····	董凤昌 (54)
一堂特殊的政治课·····	陈金水 (57)
在烈火中永生·····	饶阳县妇联 (60)
全家一心护亲人·····	高石瀛 (66)
警察队履灭记·····	张启民 白雪晶 (70)
同仇敌愆少胜多·····	邵峻巖 (74)
深州城郊秋月惊·····	林 响 (79)
半夜锄奸·····	夏 雨 (106)
涧里村边伏击战·····	步 遑 (114)
永远活在人们心中·····	李晓明 (116)
浩气长存·····	郭永功 (126)

炮楼“飞天”记	未长举(132)
“游客”的回忆	兰凤翔(138)
门后等亲人	段建铁(142)
迎亲一场空	胡凤鸣(145)
深夜锄奸	阜城县党史办(148)
劫车记	吕建峰(151)
刀铡伪乡长	邴峻巛(155)
随机应变袭据点	杨 忠(158)
巾帼英雄	苏秀站(164)
智取河西炮楼	王世辉(170)
营救刘主任	孙海玉(176)
集日锄奸	王世兴(189)
抗日模范堡垒户	董凤昌 张希顺(193)
活捉刘二阎王	翟群行(196)
让老乡睡好黎明觉	兰凤翔(198)
借刀杀汉奸	曹 凌(201)
巧言骗伪军	王英明(203)
磨棚杀日军	商 海(205)
假装打架巧拔钉	王彦涛(207)
掩护副司令员	景县党史办(210)
鲜血谱成正气歌	张启民 马淑贞(212)
军民情意深	朱新良(218)
虎穴夺枪	张启民 白雪晶(222)
拥军模范	郭万里(227)
秋夜劫监狱	耿秀钦(230)
虎穴毙中岛	张德尊 邴峻巛(233)

气节模范·····	武强县党史办(235)
虎口夺粮·····	景县党史办(240)
夺枪脱险·····	商 海(243)
午间枪声·····	王英明(248)
斩蛇记·····	张英仓(253)
化作啼鹃带血归·····	兰凤翱(256)
巧装鬼子取炮楼·····	王立泉(261)
老太太巧瞒城户·····	冀史氏(263)
夜奔德州夺布匹·····	景县党史办(266)
机智少女·····	王世辉(268)
巧取肖张据点·····	张建军(272)
小小站岗人·····	李 功(276)
烈火谱凯歌·····	焦广文 陶 科(279)
两克吉利炮楼·····	王世辉(285)
智勇双全·····	董凤昌(293)

四百斤文件巧送计

焦广文

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天，枣强县霍庄村地下交通站站长霍庆昌接到一个紧急任务：迅速将一批文件送到王柯枝村（今属景县）。这批文件共有四百多斤，是冀南区党委从威县陶楼村转来发给冀南五地委的。

从霍庄到王柯枝约四十华里，中途必经德（州）石（家庄）铁路。而当时德石铁路正由日军监修，十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过往行人一律严加盘查。怎么办？霍庆昌一连抽了几锅烟也没想出十拿九稳的办法。

晚上，霍庆昌召开了全站人员会议。全站共有四个人，另外仨人是老于、老赵和女交通员霍元义。他（她）们在昏暗的油灯下都绞尽脑汁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。

“照我说”，大个子老于挥舞着烟袋，“把文件塞进麻袋里，口上盖些谷子、高粱，套两匹烈性骡子，过铁道时能瞞就瞞，瞞不过去就一鞭子打惊，愣闯他娘的！”

老赵听后点了点头，他和老于都爱玩牲口，想到了一块儿。霍元义不同意，说鬼子正红着眼到处抢粮食，这么做岂不是拿肥肉当幌子去骗野狼？她提了个方案：把文件絮在棉被里，当行李挑过去。

“不中不中！”这次是老赵首先反对，“小鬼子用手一摸就得露馅！”

“大热天挑着被子，也太刺眼！”霍庆昌也补充一句。

鸡叫时，他们每人都提出了五六个方案，但又都被一一否掉了。

鸡又在叫。远处隐约传来几声犬吠、一阵哭声。

“又死人了！”老赵望望窗外。

“那天都死人，这年头！”老于拚命磕掉烟灰，又拚命塞满一锅儿。

霍元义的睫毛迅速跳了几下。

霍庆昌突觉眼前一亮，抢先说出了元义的心思：“把文件装到棺材里中不？”

“中！”老赵一拍大腿，“我赶车，你们装送殓的！”

“还是我赶车”，老于瞅瞅老赵，“我眼硬，流不出泪来”。

“小鬼子硬是要开棺呢？”元义扫了几个人一眼。

“硬开棺？”老于一扬烟袋，“我就把骡子揍惊了！”

“我用哭丧棒敲鬼子脑瓜，你们就闯！”老赵站起身来连比带划。

“当你那哭丧棒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哩！”元义戳着老赵的鼻尖咯咯笑起来。

天快亮时，几个人终于按照精心策划好的方案开始了行动：

中午的日光直射在石德路铁轨上。一辆灵车从南向北缓缓行驶，棺材上拴着一只惊呆了的白公鸡。棺头中间雕刻着斗大的镏金“寿”字，两旁是一付挽联：未入三宝地，先

上九重天。赶车的中年汉子，手执长鞭，二目喷火紧盯着前方。车后，几个手持哭丧棒的孝男孝女，披麻戴孝，呜呜咽咽，涕泪横流。两匹大青骡子拖着沉重的大车默默地踏着四蹄。灵车渐渐地接近了北良塞铁路路口。

“停住！”几个伪军怪叫着，“干什么的？！”斜挎“三八”大盖踟蹰过来。

“送殡的！”赶车汉子轻轻一扯缰绳，大青骡子停了下来。他正是交通员大个子老于。

“送殡的？”走在最前边的一个酒糟鼻子伪军凑近老于，“老子咋看你象给八路送信的？！”

“老总取笑，取笑，”老于急忙点头哈腰，一转身从车上抓过两瓶老白干，“送殡能假？这不是‘安魂酒’吗？！”

“啥你娘的‘安魂酒’！”“酒糟鼻子”一把夺过去，“把棺材打开！老子看看！”

“哇啊啊啊啊……”霍庆昌和老赵垂首俯身手拄哭丧棒朝走上来的几个伪军迎过去。

“呜咽咽咽咽……”霍元义嘴上捂着白毛巾也绕过去。

哭着，几个人就要给伪军依次磕头。当地风俗，这叫“孝子谢爷们儿”。送殡路上，孝子遇上谁便给谁磕。但是，人们说谁被磕头谁就要倒霉！

伪军慌了。他们虽然忘记了自己是个中国人，但还没有忘记祖宗传下来的风俗。唯恐因这几个头晦气，日后碰上八路军的枪子儿，便急忙伸手将面前的“孝子”扶住，同时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

“快走，快走！”“酒糟鼻子”伪军边躲闪边用酒瓶子

冲老于比划着。

“老总您慢走！”老于赶忙施礼，转身一晃鞭梢，“驾”！大青骡子便迈开了四蹄。

“哇啊啊啊啊……”在哭声中，灵车爬上了铁路。

“八格！”不远处一个鬼子兵突然嚎叫起来，“什么的干活？！”

“太君，死人的干活！”那几个伪军向鬼子兵解释，“晦气大大的！”

“检查的有！”鬼子兵两只眼睛瞪成一对小铜锣，端着枪奔向灵车。

“是！”伪军们脚跟没动，冲灵车又嚷：“停住！太君检查！”

“吁——”老于扯扯缰绳。车停了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上。迎过去几步，向鬼子兵满脸陪笑道：“你的大大的太君！”

“八路情报的有？！”鬼子兵眼瞅棺材，继续往前走。

离灵车还剩一鞭杆儿，鬼子兵收住了脚步。他看到，棺材四周落满了蜜蜂般的绿豆蝇。

老于急忙又施一礼：“太君的放心，情况的没有！”一指自己脑门儿，“我的人头的担保！”

“哇啊啊啊啊！”

“呜咽咽咽咽！”

两旁愈发大放悲声。

“统统的检查！”鬼子兵稍停片刻之后，突然跨前几步，挺起刺刀去撬棺材盖。

老赵侧仰泪脸用眼角的余光向上望去，手中特制的胳膊

粗细的湿柳木哭丧棒悄悄提起。

棺材盖被刺刀撬开了一道缝隙。

“哇啊啊啊啊……”霍庆昌哭着暗暗扯了扯老赵的衣角。

“哇呀！细菌大大的！”鬼子兵被棺材缝隙里冲出来的一股扑鼻臭气熏得连退几步，刺刀一挥，“开路开路的！”

“驾！”老于微一摇鞭，灵车滚动起来……

哭声越来越低，渐渐地消失在蝉噪声中。

进入安全地带之后，几个人撕下了孝服。老于打开棺盖，从中取出一只腐烂发臭的狸猫扔下车去。

“日他祖宗！”重新启程后老于冲南骂起来，“打走了这些杂种，老子非站在车辕上，甩着响鞭在铁路上来回跑三遭！”

日暮黄昏之际，他们终于到达了王柯枝。



瓜棚“待客”

李大振

这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，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。

河北省景县聂高堡村西南的大道旁，有一块瓜园。七月的田野硝烟弥漫，满园的西瓜正闹喷。那高高的瓜棚，就是监视敌人的哨所。

这天下午，骄阳似火，庄稼叶子都晒得打了蔫儿。从南边来了三个穿便衣的人，看样子不象是一般老百姓。看瓜的老汉发现了，悄悄告诉了砍草的儿童团，砍草的又说给一个放羊的姑娘，她是这村妇救会的干部，很快就把这消息传给村长聂庆林。

聂庆林正在村北锄小晚谷。兵慌马乱的年月，天又旱，他一家人全指望这二亩小晚谷哩。

“是仨什么样的人？”聂庆林直起腰来问。

“一胖两瘦，白净子，穿紫花裤褂，箍着白手巾。”放羊的姑娘用鞭子一指说，“都朝村子里去了。”

看情形倒象是县、区干部或游击队的人。聂庆林想了想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聂庆林四十来岁，黑乎乎的大个子，两膀足有千斤的力气。他是聂高堡唯一的共产党员。